



紫金文库

或许是几年来的
孤寂、压抑、郁闷
终于找到了一个泄口，
才这样不吝泪水，
哭得无声却痛快。

张嵩山——著

第三 综合象征



中国书籍出版社
China Book Press

张嵩山——著

第三 综合 想象 征象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第三想象综合征 / 张嵩山著 . —北京 : 中国书籍出版社, 2018.10

ISBN 978-7-5068-7024-5

I . ①第… II . ①张… III 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 . ①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223424 号

第三想象综合征

张嵩山 著

图书策划 牛 超 崔付建

责任编辑 成晓春

责任印制 孙马飞 马 芝

出版发行 中国书籍出版社

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 97 号 (邮编: 100073)

电 话 (010) 52257143 (总编室) (010) 52257140 (发行部)

电子邮箱 eo@chinabp.com.cn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三河市华东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650 毫米 × 940 毫米 1/16

字 数 158 千字

印 张 12.25

版 次 2019 年 1 月第 1 版 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068-7024-5

定 价 36.00 元



目 录

第三想象综合征	/ 001
人在地隅	/ 052
空降高度四百米	/ 146
血 书	/ 168
一个女飞行员的周末	/ 178

第三想象综合征

1

七十九幢、八十幢、八十一幢……

歇歇？

歇！

每游动完一条山沟，我们就躲进阴凉里歇一会儿，避避毒辣的阳光。要不，在这偌大个西营区里游动上两小时哨，不累得你死不了，也晒得你活不成。太热，山间没有一丝风流动，连浮游的尘埃也静止悬空。这个碗状山窝里滚烫的空气，湿热得让人觉出几分黏稠，像盛着满满一下刚出锅的汤汁，我和冷小毛简直就是沉在碗底的两块肉。

昨晚刘金锁那班哨又看见信号弹了。

听说了。

刚来西营区我们就发现，连续三天里，每晚一发信号弹从西北边的黄茅岭升起，刺啦啦燃烧着，完成一个璀璨的问号后便消失了。当时我就纳闷：运动正在深入进行，竟然还有部队搞夜间训练？我们在给连队的报告上顺便带了一笔。没想到这一笔竟引起了师作训科的注意，一查，近几个月内没有任何部队夜训。于是就有消息传来：根据群联部门掌握的情况，一九四九年初，国民党一个师在这一带被我军击溃后不知去向，很可能就地分散潜伏下来。连长叮嘱我们“提高警惕”之类的，又特意给我们八班增补了十发子弹。

据说，师里曾组织两个营对黄茅岭一搜山，只抓住一个半夜出来搞破鞋的汉子，便又分析，也许是敌人事先埋设在山里的定时信号弹。

它不规则地出现：或红色，或绿色；或上半夜，或拂晓前；或连续数日，或间隔月余。给这多谜的西营区又添上一份神秘。

我坐墙根下迷迷糊糊地打起盹来。

贝玲死后我就有了这毛病，坐下就打盹。

“班副，班副……”冷小毛一惊一乍地推我，“你看，六十四幢又少了几块瓦。昨天这屋檐口瓦还一溜齐呢，我记得很清楚。”说着就哈腰摸枪。

“你害怕？”

“噢不……有点儿。”

你就是让胆小给毁了，我想。

从我们坐的位置望去，荒草疯长的六十四幢屋前，挺拔着一棵齐檐高的野蒿。我从没见过这么大的野蒿，草本植物竟长成了木

本，羽裂状的蒿叶像一面面褴褛的旗帜，蔫蔫地耷拉着。蒿顶稳稳地立着只锐目半阖的秃鹰，鹰尾几乎擦到六十四幢的屋檐。屋上的瓦已被揭掉一小半，裸着白生生的芦席，像被掀掉半拉天灵盖，露出白花花的脑浆。

到底谁干的？

是啊，谁呢？

真可惜，这么好的营房。

营房倒不见得有多好。这个低陷的山窝窝里，七条微微隆起的浅丘将西营区切割得鸡零狗碎。站在黄茅岭上朝下看，那一幢幢红墙红瓦的营房，跟带血的羊粪蛋似的，沥沥拉拉屙了九条沟。它们足够一个飞行师住的，但这个师要开一次大会，非两小时才能集合齐了。

去年冬天我探家，乘的是焦枝线的慢车，只见每停一个小站就爬上几个当兵的，附近却不见一幢营房。当时我就想到，中国山区不定藏着多少个西营区呢。

这些营房盖得和我们的思想、语言、行为一样规范，百多幢一模一式。每幢十间屋，双坡悬山式的屋顶上覆盖着黏土平瓦。墙不是通常的空斗砌法，一律两砖全顺的实体墙，厚达四百九十毫米，据说可以抵抗原子弹冲击波。仍是基于冲击波的考虑，大墙面上安装的是小双扇窗，给人一种极好的封闭感。基座高仅一拃多点，而屋檐部分却大得智力超群，创造出很独特的压抑风格。可生性柔弱的黏土地质受不了压迫，三年前就开始了不均匀沉陷，墙面龃开一道道闪电辉煌的裂纹。

这些还不是最可怕的，最可怕的是在这方圆十几里没人家的荒山野地里，在我们一天二十四小时游动双哨的眼皮儿底下，屋上的

瓦被一块块揭走，砖被一块块拔去。不多，一次也就那么四五块，顶多七八块。但可气的是又不冲着一幢房屋来，而是这幢揭几片，那幢拔几块，弄得九条沟的营房疤疤拉拉，满目疮痍，没一幢完好无缺。而偷盗者如风无痕，从没留下自己的蛛丝马迹。

我们班曾几次倾巢出动，分布在营区四周的制高点上，俯瞰、监视一整天，没用！班长龙八一不肯罢休，断然决定夜间潜伏，“每人占据一幢，隐蔽在屋里不许走动、睡觉、咳嗽、放屁。要沉着机智，发现情况就呼叫。还有问题吗？”

“尿尿怎么办？”冷小毛提问。

“实在憋不住就对着墙尿，没声儿。”

“打嗝也不行吗？”

“不行，你任登宝的鸡屎嗝顶风臭十里，最容易暴露。这次我们一定要兜住他一个。”

可连续潜伏三通宵，偷盗者连个屁也没落下。我们除了按月向连里写一次西营区损失情况报告外，什么招儿都没有。我开始怀疑究竟存不存在偷盗者，尽管我死心塌地地相信唯物主义，但我并不认为这种怀疑就是唯心的，自然界确实有许多现象让当代科学难堪。何况，这些令人有点毛骨悚然的荒谬现象已经折磨了我们整整两年。照目前的破损速度看，西营区的消亡，也就是十年内的事。

龙八一换哨来了。冷小毛听见脚步声，慌忙站起穿好军装。龙八一最看不得在哨位上光膀子，“国民党兵也不能赤膊放哨啊，这口子不能开，开了以后连裤衩也不想穿了。”

山野旷达，其实光腚也不伤风化。

2

“六十四幢又少了几块檐口瓦，就这些。”我望着那个屋檐，像在向它交哨。

“知道了，你回去领大伙把豇豆架子搭搭好。”接过我的枪，龙八一这般交代。

他说话刚劲有力，就是形象惨点儿：蚕眉鼠目；精瘦的脸上，两腮凹陷得将他那两瓣鼓鼓囊囊的屁股蛋割下来填进去，正好可以两下扯平。但你无法想象他肋条嶙嶙的胸腔里，蓄有多少灼人的狂热。他一入伍就广泛收集有关空降兵的资料，尽操些远不是他这号小兵拉子该操的心。数年潜心研究，他的空降兵理论似乎已渐成体系，抓住一切机会阐述它。

班里批林批孔，他带头发言：“林彪算老儿，他只懂孔老二，根本就不懂军事嘛。辽沈战役那会儿他就瞎指挥，现在是七十年代了，军队现代化了，他更不会指挥。身为国防部长，他竟然从没到过我们部队，从没对空降兵建设作过指示。为什么？怕来了看不懂，怕说外行话掉底子。空降兵是一支技术性很强的特种部队，林彪根本搞不懂。我认为空降兵作战区域广阔，不受任何地理条件限制，别的军兵种完不成的任务我们都能完成，它属于陆海空军的边缘兵种……”

龙八一这家伙就有这本事，无论什么样的学习、讨论、批判……他都能把话题扯到空降兵上，将八班会场变成雷鸣电闪的空降场：“轰炸机在歼击机群的护卫下，对空降场实施饱和轰炸；烟

尘尚未散去，漫天如蝗的军用运输机涌来，机降、伞降下成师成团的空降兵，在敌后迅速完成战役集结，形成对敌包围态势……”

听着听着，你就觉着连排规模的战术空降实在太小家子气，空降兵在未来战争中的作战方式，非得向他龙八一指出的方向发展不可，空降兵无论如何都该排在陆海空军序列的前面。

他常常用些论断式的句子结尾，比如——

“我请大家记住这个公式：空降兵+单兵火箭=战场主人。”

“对敌人致命的打击是什么？是二百五十米超低空空降……”

你别说，真挺唬人。你不由得就跟着他兴奋、狂热、骚动，骚动得难受，心里就骂：“妈的龙八一。”

你喊他“班长”，他应着，但他更喜欢你叫他“龙八一”，最好再补问一句：“为什么叫八一？”那他便会故作漫不经心地回答说：“我是八月一号在部队生的。”

顿时你不敢小瞧这其貌不扬的家伙：哦，原来是军干子弟。其实他老子只扛了几年的少尉牌牌就转业了。我倒暗自佩服那个小小少尉，提前量怎么就那么准，正好八一献礼。

“得让连里为我们准备些白菜籽，要不秋上没菜吃。”我提醒他。

“不用，我们准能回部队过国庆。”说罢，他带着那个新兵向前游动去。

屁话！我听腻了他倒说不烦。前年就说过这话，转了两轮又第三次说国庆。我们来西营区接九连那个班的防时，团里的精神是各连队轮流派一个班来，两个月一换。赶我们八班两个月守下来，精神就变了，不再换了，说是有个飞行团要进驻，他们一到我们就回连归建。不久，还真来了辆侧开门吉普，下来几个干部看房子。九

条沟转了四条他们就停下，叽叽咕咕不知商量什么，脸色让我们看了直揪心。

龙八一觑着脸凑上去，跟一个闹不清是参谋还是助理的家伙搭讪：“这房子不错，坐南朝北。瞧这墙多厚实，仨俩原子弹扔过来没事儿。”

“你说的是炮弹吧？”

龙八一不窘不恼，“这里空气新鲜得承认吧？你们什么时候来？”

“该来的时候来。”

两年过去了，飞行团仍不见动静。连长倒是多次向上面反映，要求将我们八班撤回归建。当官的都希望自己的队伍齐装满员，兵多将广。团长答应考虑考虑。

我们团长人称“两栖干部”，懂军事又有口才。我们班最后一次听他报告是来西营区前不久，印度正在安他们第一个核装置，即将挤进国际核俱乐部，成为世界第六核国家。现在我还记得他报告的题目：加强战备，迎接世界核大战。这似乎是参谋总长报告的题目。但即便是参谋总长的报告，听起来味道也不对。你咂摸啊，不是迎接革命样板戏电影周，迎接全国党代会的召开，迎接春节慰问团，而是迎接世界核大战，洋溢着喜气洋洋，欢欣鼓舞的情绪。

当然，报告的内容是很沉重的：“原子弹厉害得很哪，同志们！一九四五年美国扔一颗在广岛，愣是把这座城市轰平了，十年都不长草（团长你瞎吹），日本人没闹清咋回事儿就死了好几十万。那一颗才两千吨梯恩梯当量（不对，是两万吨当量）。现在呢？苏联一九六一年十月在新地岛爆炸的那颗热核装置是它的2900倍，达到了5800万吨当量，5800万吨哪，上海也不够它炸的。俺在这儿

犯点自由主义，给大家伙儿透露个数字，你们不要记录。目前光美帝苏修两家库存的核弹头就达四万多个。那帮龟孙们存这多做啥？又不是窝窝头、地瓜烧，不当吃不当喝，还不是用来侵略，用来战争？我们掌握了他们的情报哪，他们已经把原子弹瞄准了我们主要城市、重要工业区和军事设施，并做好了发射准备。啥时打？不知道，我们不是敌人的参谋长。但可以肯定，快了。我们不加强战备行吗？有的同志入伍两年了，木马还跳不过去，一打靶就不及格，怎么反核战争……”

明知这个报告是我那位在宣传股当干事的老乡起草的，可一经团长纯熟的开封话说出来，再配上表情、手势，报告整个儿就属于团长自己的，是他对这个世界核战争态势的鸟瞰、分析、论断。若干年后我才知道，这叫二度创作。后来听过多场相当一级首长的形势报告，不行，都没法像我们团长那么能蒙人，一听就知道在念秘书、干事们的稿子。

可我寻思，原子弹厉害你不能老说老说，越说它越厉害，比它固有的威力又大出许多倍。一个月一次形势报告，等于每个月被原子弹轰炸一上午神经，弄得你心里直发毛，背地里乱琢磨：美帝苏修干吗都把原子弹瞄准中国？跳越木马，射击优秀是不是就能挡住飞来的核弹？

团长的脑瓜远不如嘴好使，是只早该擦油的老表，总慢。关于我们班撤回，他一考虑就是半年，答复跟不答复一样：“还是等飞行团来了再撤吧，快了。”

这是一张刚捡到的国统区的金圆券，不知上哪儿兑换去。

我们照旧放游动哨，像八只瞎驴白天黑夜地绕着西营区这个大转盘转。我们照旧自力更生搞副业，十六只爪子将亩把菜地挠得肥



第三想象综合征

光流油，满目葱茏。团里的方脸北京吉普，还是每周给我们送一次给养、报纸、信件。那个黑狗蛋似的司机，每次不等我们卸完东西就发动马达，掉屁股就跑，到现在我们都没听过那小子何方口音哪里的种。指导员和连长每半年轮着来一次，背手巡视一圈就走，平时倘有事就书面指示，让北京吉普捎来。

天热肉放不住，每星期送来的肉我们一天涮光，其余六天就靠自己种的菜。任登宝不吃肉，这个纯种汉人一吃肉就吐，所以老给他炒鸡蛋吃，一吃一大盘，打出的嗝一股鸡屎味儿，臭得让人活不下去。

时间像一汪不再流动的臭水，连空气都沉滞得有股无法颤动的朽味。山沟里那个卵蛋大的池塘，黏稠的水呈蝇绿色，远山青黛，近岭褐黄。西营区的建成，糟蹋了这脉折皱山的植被，光丘秃岭，一副无望的浑噩恹恹的麻木。日子重复着单调，无味地循环。然而，在你不经意中，时间又从容不迫地悄悄改变着你眼前的一切：营区墙壁上的砖块，风化出一层粉末；干裂的门窗上，猪血色的油漆爆皮起皱，铰链、拉手、门鼻儿，一层层剥落锈蚀的铁屑……

时间真狠，有牙，啃砖、啃铁，也啃啮我们的灵魂。

在这近乎蛮荒的大山里，我们像一个原始的部落里一伙落荒的草寇。我们都眼巴巴地盼着飞行团来，仿佛敌占区的人民盼八路，盼解放。盼不来就骂。刘金锁一骂就是脐下十厘米处：“操，他们住的营房干吗我们来守，航空兵比空降兵 xx 大？”

我倒不在乎，他们爱来不来。西营区是国防工程基本建设方针“山、散、洞”的产物，体现了毛主席和中央军委“早打、大打、打核战争”的战略决心。飞行团进驻就意味着疏散、临战，寂寞、无聊毕竟比核战争好过。

龙八一盼得心最切，昨天他还将份报纸拍得啪啪响，兴奋得小眼珠贼亮，“看看看看，南非这个屁股大国家也加紧进行原子弹试验。它还否认，赖得了吗？唉，看报纸就是要学会透过去反过来看。他们为什么加紧进行？说明他们意识到世界核大战迫在眉睫。飞行团肯定快来了，不出一个月。不信？打赌！”

没人跟他打赌他照样快活，走过来走过去都在哼哼：“火红的太阳当空照，我为祖国守大桥……”唱得你说它是抒情歌曲不全对，说它是二黄导板也没全错。

3

山坡下的黄瓜、豇豆、韭菜，被晒得蔫巴巴的。刘金锁他们赤条条只穿个裤衩，躲在半山坡的马尾松下歇凉，望着山那边儿战备团二连跳伞训练。他们即将去大西北，在我国一次新的核试验之后，进行核爆区适应性空降。

飞机如同融化在高温酷暑里的银器，刺目地发亮；它盘旋着，吐核般吐出一串小黑子儿。

“不开——不开——”刘金锁他们一齐欢呼。呼声未绝，黑子儿爆米花似的膨胀成一溜白花，缓缓降落，慢得人疑惑它们在空中扎了根。

“唉——”刘金锁他们失望地叹息一声。

飞机再次盘旋，又吐出一串黑子儿，呼声复又响起：“不开——不开——”降落伞偏偏开得齐整，间隔有序地呈斜一字形。“唉——”叹息更沉了，沉得我一阵阵胃寒。这帮自己跳伞惶惶然唯恐伞不开的家伙，到了盼别人伞不开来刺激庸息无聊日子的地



第三想象综合征

步，八班还有救吗？

我深吸一口灼热的空气，胃似乎暖和了点，喊声：“干活了，把豆架加固好。”

龙八一下哨回来，一言不发地朝铺上掣下军帽、腰带，然后两手揪住衣角，右手按定，左手正直向上抬起。“嘭嘭嘭嘭嘭”，五响，五个金属纽扣挣脱扣眼。那副牛气哄哄的劲儿，让几个新兵看得眼热。他们不行，还摸不准窍门，这活儿手要正，劲要匀；军装太新扯不动，旧了又出不了嘭嘭嘭的效果。

“都给我过来！”

这一吼我才发现他脸皮茄紫。

“三班哨都没发现，啊，我反复叨叨放哨要加强责任心，提高警惕，你们就是死猪不怕开水烫，橡皮脑袋不过电。稻草人还能看块庄稼地呢，你们眼睛出气当鼻子使，活人守不住死家伙，有什么用，有什么用？”

大伙被骂得懵里懵懂不知其然。

我说：“话说清楚点！”

“还不清楚吗？四十一栋五室的门叫人家卸走了。我交哨的时候还不缺嘛，再接哨就剩个框了，肯定是你们三班哨上丢的吧。再这样下去，就该来扒西营区的墙脚了。”

我为之一惊，再看大伙儿皆相觑无言，面有惧色。真步了魔道了，那幢屋我和冷小毛来回游动过两回，怎么就没发现少了一扇门呢？

龙八一问：“大家说怎么办？”

谁也说不出来怎么办，说得出来也不说。他早有主意了，问问不过

是虚张民主声势。你要说个办法他准不用，用了显得他无能。你不说他说，见出智高一筹。小手段。

“听着，明天上午两个人一组，刘金锁带一个出山口往东；西边山区是重点，我和班副各带一个往西北、西南方向。仔细察访十五里路以内的村庄，把门找回来。找到偷门的，说不定顺藤摸瓜也就找到偷砖瓦的。”

任登宝先喊：“我跟班长一路。”

“你跟副班长。”

“要不我跟刘金锁。”

“副班长。”龙八一瞪起了小眼。

我望着任登宝冷笑。傻帽儿，要不想跟我，你就得先装出要跟我；你要怎么就怎么，他班长当得还有什么味道？但是我挺纳闷：龙八一恨他，他和刘金锁又针尖对麦芒，唯独我与他相安无事，他倒要跟他们走。

这小子短腿长身，站着比我矮，坐着倒比我高。他那血色素沉淀过多的紫黑嘴唇总微张着，越发显出副蠢相；脸上丰产的疙瘩痘直长到脖颈，白色分泌物挤之不尽。

这个大队书记的儿子——用他的话说，他也算得一方土地上的高干子弟呢——有一手绝活，会写一笔很漂亮的黑体变形。篆隶楷行草全不会，他只会变形黑体。连队团支部副书记跟他吵过架，就是不用他这一技之长，出墙报、布置俱乐部都没他事。于是，他自己找出路。

空降兵部队从基层干部到战士这两个阶层，都有往背心、汗衫、球衣上印字的癖好：空降、空降兵、伞兵、空军伞兵……右胸处一律倾斜着一个降落伞图案。他跑到县城那个生意极兴隆的小刻

印社转了一圈，回来就找塑料硬片刻了个变形黑体的字模，找来油漆稀释了，将宣传股用旧的油印机纱布要来洗洗净，拿把牙刷就往白背心上刷红漆。印制水平绝不在刻印社之下，而且跟任何人不雷同：两个碗大的字，胸前一个天，背后一个兵，你得绕着圈才能把他看完整了。

第二天他就是穿着这件“天兵”背心跟我上路的。他肩上搭着军衣，两条小短腿爬起山来，一蹶一蹶地尢得挺欢，让我老是想起大凉山的短腿马。

4

这一带山不算高，但浑圆的山岭起伏细腻，绵绵西来。日落而生，日出而息的山风余兴盎然地摇动满坡的马尾松，恍惚群山欲流。于是，你的意念也随之发散，悠悠忽忽地荡进古生代的汪洋里，听见一个蓬勃无比的生命在大海的怀抱里孕育成熟，呼啦啦地隆升，兴冲冲地拱出母体，带着海的遗传特征，长成这片凝固的涌流，静止成如波涛般的大丘陵。

太阳爬上山脊，一露面就是烈焰熊熊。山岚氤氲，天色蓝里透着雪青。没路，我们全凭太阳、山势判断方向，爬坡过沟直往西北走。越往里走，山的褶皱越深。我吃惊地望着断壁绝谷里被水流切割得支离破碎的盆地，雨蚀风化的片岩屑石，心想：原来它也有痛苦和磨难。一次次造山运动，一次次板块碰击，给它留下这多伤痕。但它沉雄不语，咬着牙关挺着、忍着熬过来，因此才这样智者般默然俯瞰着人世上的各种烦恼。

任登宝也在我旁边喟叹了一声：“乖乖，这地形，怪不得国民